

廖育群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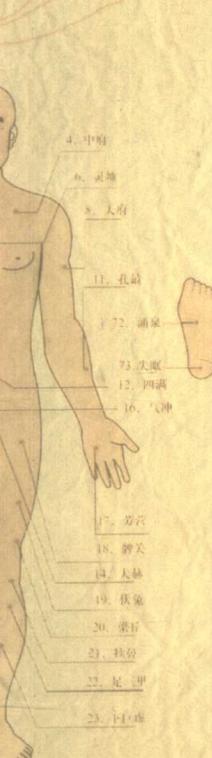


中医是：意从手足分身，得之于形神，可以医全科，可以医全人。即其作用以第一个字“医”为最，推展了有别于现代实证科学之另一种医学理念。中医的美满、医家的精粹，都在寓其中。



医者意也

认识中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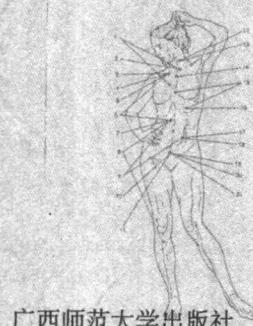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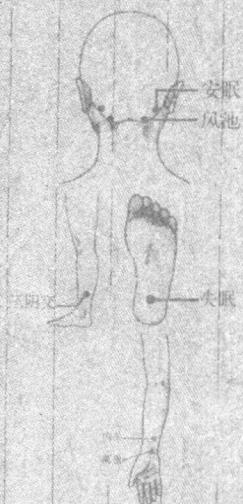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医者意也

认识中医

廖育群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著作权所有:①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境内(台湾、香港、澳门地区除外)独家出版。

版权所有,未经著作权所有人书面授权,禁止对本书之任何部分以电子、机械、影印、录音或其他方式复制或转载。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06-04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医者意也:认识中医/廖育群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5

ISBN 7-5633-6006-9

I. 医… II. 廖… III. 中国医药学—关系—传统文化—研究 IV. R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8248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890mm×1240mm 1/32

印张:7.75 字数:165 千字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 001 ~ 10 000 册 定价: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539-2925659)

作者介绍

廖育群，祖籍湖北省兴山县，1953年生于北京。“文革”期间作工务农，1982年毕业于北京第二医学院后，就职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1996年晋升为研究员，2000年始兼任副院长。主要著作有《岐黄医道》、《中国科学技术史·医学卷》（合著）等，论文多发表于《自然科学史研究》、《中华医史杂志》、《中国科技史料》等刊物。

组稿编辑：郑纳新

责任编辑：魏东

责任质检：王明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
qwyh_cn@yahoo.com.cn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医图书品牌系列

医者意也——认识中医 廖育群

思考中医——对自然与生命的时间解读 刘力红

走近中医——对生命和疾病的全新探索 唐 云

挽救中医——中医遭遇的制度陷阱和资本阴谋 吕嘉戈

中医文化对谈录 张大钊

透明狮子(代序)

这既不是名人捧场的序，也不是抒发情怀的点缀。这里所讲的“故事”，本身就是你了解中医的绝好资料。

我与中医的缘分，始于幼时的耳提面命。常言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医坛则云：“熟读汤头三百首，不会开方也会开。”所以五六岁时即开始就着唐诗背“汤头”，其后继之以《药性赋》、十二经脉、针灸腧穴，最终则是《伤寒论》、《黄帝内经》等经典的学习，这大概就是传统中医教育方式的写照。然而虽说是“家传”，但实际上我与父亲几乎是同时接近中医的——因为他这位出身于福建马尾海军学校的“洋”工程师，是在中年患病后才改弦易辙变成了一位笃信传统医学的“土”中医。所以除了中医书籍外，父亲也让我读朱洗所著《荷尔蒙》之类的近代生命科学著作。

据父亲说，神农采药时总带着一只透明狮子，随时让它吃药并观察体内的变化。而爸爸的“透明狮子”，就是他自己和我们姐弟三人。记得那时家中至少有三个煮药的砂锅，学医不久的父亲一会儿说我们脸红“上火”了，便令每人喝上一杯清热之剂；一会儿又说我们脸变白了是“脾虚”，于是又让每人喝上一杯“四君子汤”。酸的谓之“梅汤”，苦的说是“咖啡”，连哄带逼反正得把药喝下去。所以我想告诉你：“实证”并非近代科学的专利。

不知是自幼当惯了“实验动物”，还是父亲“实证”身教的影响，使我养成了“尝药”的习惯，毫不夸张地说：凡是出自我的笔下的药，没有没亲自吃过的。不仅是乌头、肉桂、大黄、芒硝这些一般医生望而生

畏的“将帅之药”，而且我还长期服用过硫磺，偶尔尝过砒霜——因为小时听爸爸讲，冬季入水摸鱼的人之所以不怕冷，是因为常服“能起命门真火”的硫磺；某种口红中掺有砒霜，能延长青春。所以提笔开方时，对于某药吃下去会有什么效果、多大剂量才能起到作用、这副药会是什么味道等，皆心中有数。某些胡子一大把，终生只轻飘飘地开过“逍遥散”、“八珍汤”，或是几乎所有的药一律都开“三钱”（10克）的郎中、专家、教授，一看即知缺乏“吃药”的体验。

初中毕业“上山下乡”，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争取到当一名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员的机会，并开始接受西医培训。从此头脑中便有了两种医学，并由此造成认识上的第一次“中西医学的冲撞与会通”，每周总要写上几封信问父亲许多问题，例如：西医的“伤寒”，是中医的什么病？而中医的“伤寒”，又是西医的什么病？等等。那时对拔牙、开刀、用洋文开张西药处方真的非常迷恋，也觉得比使用针灸、草药更有面子。但到了想靠“一技之长”谋个离开边疆的出路；或是离开边疆、返城当了工人，又想谋个职工医院大夫的岗位时，都还得靠“祖传中医”这张牌，于是便又从灵魂深处心甘情愿地回到了中医的“阵营”。屈指算来，在那八年“无照行医”的岁月中，凭着家传的技艺，也确有不俗的表现：在贵州绥阳，一纸药方治愈十八个小孩的“慢脾风”，使得县医院的院长当场开出接收证明，同意将我从云南兵团调入当地的医院当大夫；曾在安徽某汽车制造厂供销科长身上大施三折肱的妙手，痛快地购得当时极为紧俏的汽车配件；至于说那种小小年纪即备受恭维的享受，就更是经常可以体验一番了。

1977年“文革”结束，使我有机会进入医学院校接受正规教育，由此在新的层面上展开了第二次“中西医学的冲撞与会通”。正规的现代医学教育，固然是每一个医务工作者掌握医学基础知识的必由之路，但对于许多中医院校的学生来说，却成了学习中医、理解中医的

障碍。当他们进入学习中医的阶段后,类似前面所言“西医的伤寒是中医的什么病,而中医的伤寒又是西医的什么病”之类的问题,同样会困扰着这些初尝“两种医学体系冲撞”之滋味的中医后学。许多人也许会在从事多年临床治疗后,仍然摆脱不了“西医诊断、中药治疗”模式的束缚。而现代医学知识对于我这样一个已然有过多年中医实践、早已反复体验过“冲撞”滋味的人来说,却倍感亲切——因为只有在系统学习了现代科学知识后,我才获得了理解中医何以能治疗某病,中医何以要如此治疗某病的“密钥”。换言之,只有依靠现代医学知识,才能说清中医治病的“所以然”问题。所以在经历了第二次“冲撞与会通”后,我开始考虑将来著书立说,把“中医”解释得让中医、西医乃至一般人都明白,并自信能够做到这一点。然而在有了新的经历后,才知道要想达到这一目的,仅仅懂得两种医学体系的“科学”、“技术”成分——理论与技艺,仍是不够的。

大学毕业后,意外地走上了治“科学史”的道路。这一新的经历又意外地使我获得了更多理解中医的契机。概言之,现代科学知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医何以能够治病的问题;而历史知识却能告诉我们那些玄妙的中医理论是如何形成的。我知道,如此高度的概括总结,对于毫无切身经验的人来说,恐怕根本无法理解。因而不妨举两个小例子:一次无意间听到有人讲:“我的口疮一吃辣椒就好。”这确实太让我吃惊了,不要说是医生,就是普通百姓也会说:口疮是因为“上火”,吃些“牛黄解毒丸”败败火就会好的。但吃辣椒无异于火上浇油,怎么口疮反倒好了呢?这个问题伴随我多年,直到接受正规的科班教育后才找到答案。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个问题,即“科学知识”的作用。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历史知识”的作用:在“无照行医”的年月中,虽然不乏“过五关,斩六将”的骄人战绩,但也有“走麦城”的丢人之时。一次,仿效《黄帝内经》中“半夏秫米汤”的意思,为

一位失眠的患者处方一纸，次日，当听到患者说“大夫，我昨晚整夜未闭眼”时，顿时汗流浃背。但究竟错在何处，乃是在我学会以历史的眼光去分析《黄帝内经》何以要用半夏、秫米治疗失眠的原因后，才认识到的。总之，科学知识可以在中西两种医学体系间架起理解的桥梁；历史知识，可以在古今之间铺设沟通的道路，但无论哪一方面都是一个二维空间的平面，只有将科学的解释与历史的解释结合在一起，才有可能构建一个立体的三维空间，才有可能全面地理解“中医”。

小时候，爸爸曾经对我说：“有朝一日，你把《黄帝内经》彻底批判了，就是真正读懂了。”这些年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正是在朝着这个目标不断逼近。所有中医的“忠实”捍卫者一定会情绪激动地说：“你这是在挖中医的祖坟！”但我可以轻松地回答说：“不必紧张，因为今日的中医，早已不是《黄帝内经》时代的中医；旧瓶之中早已换了新酒。”要是不信，就认真看看我在这本书中是如何说的。

1998年5月2日，75岁的父亲突然出现轻度中风的症状。由于这些年来，年老的父亲对于中医的“忠诚”已经发展到了极端状态——听不得任何找他看病的人说“西医如何如何说”，每逢此时他一定会把病人大骂一顿，把西医大骂一顿，并经常说“我决不会住医院、让西医去整治”，等等，因此我想让他在家吃些中药，慢慢恢复。但两天后情况仍不见好转，体温开始升高。不得已，只好将他送进了医院。CT检查的结果是大面积脑出血，是否转到专科医院手术治疗，需要家属决定，当然结果不可预料。在这种状况下，每当有身穿白大褂的医生进来查房时，处于半昏迷状态的父亲总会怒目相视，掀开被子，表现出要回家的样子。最终，我决定坚持保守疗法。做出这一艰难的决定，除了我的医疗经验、其他大夫的预后分析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父亲的心愿。这是一个悲壮的抉择，因为两

种治疗途径都有或生或死的可能。我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因接受手术治疗而得以存活的父亲会是怎样一种尴尬的表情与心态，他能够承受这种现实的折磨吗？他愿意接受这一结果吗？既然两种治疗途径都有或生或死的可能，我何不遂了他的心愿，成全了他的“晚节”呢。5月11日，父亲离开了人世。他的学生安慰我说：看着老师那慈祥微笑的面容，知道他已经到了一个极乐的世界；并告诉我说：老师常说“人之生颇易，死却极难，总是要受尽磨难才能超脱”。而我的父亲却是在基本没有什么痛苦，在诸多学生的日夜精心照料下，安详地走了。

我时常会问自己：父亲对我的决定是否满意？——作为一个中医！



目录

CONTENTS

生命科学与传统文化	1
一、“科学”与“文化”	1
二、以人为核心的中国文化	3
三、医学的文化研究	6
四、以医化人	9
五、人参文化	11
六、叫花传艺	16
七、《古脉法》与道教医学	21
八、复古心态	32
九、“名医”的故事	35
医者意也——中国医学的一个传统观念	42
一、出典与含义	43
二、“意”之内涵的转变	46

三、药物与“意”	51
四、脉诊与“意”	56
五、医案与“意”	61
六、反对者的意见	67
七、科学的难点	69
咒禁疗法——“意”的神秘领域	72
一、咒禁疗法在医学中的地位	73
二、咒禁疗法的作用力与转移方式	79
三、咒禁疗法与宗教	85
循环与对立——阴阳家的“意”.....	91
一、阴阳家及其学说旨要	91
二、医学中阴阳循环、对立的不同表现	94
三、医学中的特例：三阴三阳	98
四、医学与易学	102
气血运行——意构的生命理论框架	109
一、问题的提出	109
二、中国古代医学不知“心脏跳动”	112
三、以胃为中心的循环体系	115
四、动脉—脉动	118
五、对于呼吸的认识	122
六、讨论	125

运气的天空——高阁中的“意”	127
一、运气学说的基本内容	128
二、运气学说的形成与演变	134
三、科学与玄学——两种错误的解释	145
脚气——意想的风土之疾	149
一、亲身经历所引出的困惑	149
二、近代的脚气病	152
三、中国古代的脚气记载	159
四、矿物药中毒的问题	162
五、脚气病史的研究	168
性命双修——道家养生之意	175
一、道家生命观	175
二、道家本旨与“养生”	178
三、“养形”之术	180
四、道家学术思想的演变	183
五、道家社会地位演变的影响	187
“意”的领地——中医各科要义概说	190
一、内科：疾医、大方脉、风科	191
二、外科：疡医、疮肿科	193
三、儿科：少小、小方脉	194
四、妇产科：带下医	196
五、骨科：正骨、接骨	197

六、眼科	199
七、口齿咽喉科	200
八、针灸科	201
九、祝由科	204
“意”的延续——唯一存活的传统科学	206
一、承认中医	206
二、存活的理由	208
三、我们正在丢弃什么	211
中国传统医学的“传统”与“革命”	215
一、传统中的“传统”	215
二、传统中的“革命”	220
三、传统医学的现代化	230

生命科学与传统文化

一、“科学”与“文化”

“科学”与“文化”，既是当代最为流行的两个词汇，也是内涵不定、外延颇广、歧义甚多的两个词汇。这两个词汇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同属中国旧有，但古今含义不同。

“科学”一词，源自近代日本学者取中国“科举之学”中的“科学”二字译 Science，于是在日文中便有了“科学”一词，并从日本传入中国。这一翻译的取意，或许更为接近作为 Science 一词语源的拉丁语 Scientia(泛指学问或知识)；或与之最为接近的德语对应词 Wissenschaft(包括一切有系统的学问)的内涵。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科学”一词的含义，如同在英语中一样，实际上已然成为“自然科学”的简称^①。而在当代民众的思想意识与语言表述中，“科学”甚至成了“正确”的同义语，所以在批评他人的观点不正确时，习惯的说法是：“这不科学。”

“文化”的准确含义是什么？这恐怕是个更难说清的问题。西方人释文化的含义为有教养^②；考古与历史学中，一般是将文化定义为

① 参见 W. C. 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李珩译，商务印书馆，1975 年，第 9 页。

② “Culture”源于拉丁语“耕作、修理、收拾、修整”，体现了以“农业”为教养之始的观点。“Culture”兼具教养与养殖栽培两义，这与中国古代的“神农”传说、当代释人兽之界出现于种植谷物之时，可以说都是相通的。

低于“文明”的发展阶段^①;在中国古代,文化的本义是指“以文化人”,即使用非武力的方式来征服、教化民众^②;而当代人一般是将文化定义为泛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精神与物质财富。此外还有民众间的一些通俗用法,例如学习识字叫作“学文化”,一般知识水准叫作“文化水平”,等等。

作为流行之语,“某某科学”、“某某文化”之说随处可见;且可见到两词连用而成“科学文化”(Science as Culture 或 Culture of Science)的用法。“科学”与“文化”,无论是分别使用,还是连用,无疑都表明二者不是一回事;但从后一种用法中又隐约可以发现“科学”与“文化”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科学之中也有文化,科学也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加以研究。“科学”之所以也可以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加以研究,是因为“科学”具有发展的历史;是因为“科学”一旦成为历史,便转化成一种文化的积淀;是因为这种文化的积淀不仅代表着前人在认知自然方面的智慧结晶、思维方式,而且是当代科学发展的基础,并以某种形式影响未来。从文化的角度对“科学”进行研究时,其对象已然不是科学的对象——自然,而是科学本身——人类认识自然与知识体系形成的过程,甚至是创造科学的主体——人。

尽管在当代西方世界的知识分类中,“医学”已不再隶属于“科

① 在考古学中,指同一历史时期的不依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历史学用语:通常用来指尚未有文字、总的发展水平比较低下的社会或时期。但这个术语还有其他含义。有时候它用来指知识和艺术成就,如文学、艺术、音乐、哲学和科学。有些历史学家用它来表示一个民族或帝国在某个特定时期的思想、成就、传统和特征的整个综合形式([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世界文明史》第一卷,罗经国等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5页)。

② 刘向《说苑·指武》:“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又,《管子·轻重》:“黄帝作钻燧生火以熟葷腥,民食之无滋味之病而天下化之。”(按,此篇所言“化之”者,还有农、数、阴阳等知识。)

学”的范畴,但谁又都难于彻底否认“医学的确也是一门科学”。这一矛盾的存在,显然与“科学”这一概念的内涵并不十分明确有关,但更为重要的还是由于“医学”本身的复杂所决定。以养护万民健康为目标的卫生保健制度,体现了医学的社会性;有关人体生理、构造、疾病的认识,是人类认识“自然”的一个方面,构成了医学这门学问的科学内涵;利用与创造各种工具、手段方法来治疗疾病,是医学的技术要素。医学的对象“人”,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是所有文化与知识的创造者、操纵者。因此,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医学都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多面体,而不是一门纯粹的自然科学。当人们谈到“医学文化”这一问题时,其中的“医学”,无疑相当于“科学文化”中的“科学”;但医学显然又比任何一门其他自然科学更具文化色彩。尤其是传统医学,其理论的建立、技术的形成往往与自然哲学、交感巫术具有种种联系。因而“医学文化”便成了近年来科学史乃至一般史学研究领域中悄然兴起的一个新话题。

二、以人为本的中国文化

中国民众的普遍心态,是以现世人生为关注点,他们并不那么向往超凡脱俗的天堂仙境。所以才会有织女不堪天上寂寞而来人间结婚生子;王母娘娘的七仙女也甘愿舍弃天仙身份在人间与董永相配,生儿育女,过上了男耕女织幸福生活的种种神话传说广为流传。这种民众心态、价值取向,决定了饮食、养生以及与之相关的医学等,必然会受到重视。因而有人将中西两种文化比喻为两株大树,前者是“生命之树”,后者是“知识之树”。并说:“中国哲学就是生命哲学,中